



THE ESSENTIAL CALVINO
COLLECTION
迷人的花园

[意]卡尔维诺◎著 央金◎译

卡尔维诺短篇小说集

Warm Nice Love And Pure

温暖 美好 爱与纯净

文学经典新阅读 · 全新译本新体验



THE ESSENTIAL CALVINO
COLLECTION



迷人的花园

卡尔维诺短篇小说集

[意] 卡尔维诺◎著 央金◎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人的花园：卡尔维诺短篇小说集 /（意）卡尔维诺著；央金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6

ISBN 978-7-5699-0934-0

I. ①迷… II. ①卡… ②央… III.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 意大利— 现代

IV. ①I546.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1486 号

新业文学经典丛书

迷人的花园：卡尔维诺短篇小说集

著 者 | [意]卡尔维诺

译 者 | 央 金

出 版 人 | 杨红卫

选题策划 | 黎 雨

责任编辑 | 胡俊生 杨 洋

装帧设计 | 张子墨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新业文化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 编：10010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8.5

字 数 | 19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934-0

定 价 |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毛姆在《书与你》中曾提到：“养成阅读的习惯，使人受益无穷。很少有体育运动项目能适合盛年不再的你，让你不断从中获得满足，而游戏往往又需要我们找寻同伴共同完成，阅读则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书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读，有要紧事必须立即处理时，又能随时放下，以后再接着读。如今的和乐时代，公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娱乐就是阅读，何况普及本价钱又这么便宜，买一本来读没有什么难的。再者，养成阅读的习惯，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往书本里一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古人也说“开卷有益”。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如何选取有益的读本来启迪心智，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对此，叔本华在《论读书》里说：

“……对善于读书的人来说，决不滥读是很重要的。即使

是时下享有盛名、大受欢迎的书，如一年内就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小说、诗歌等，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要知道，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

“坏书是灵魂的毒药，读得越少越好，而好书则是多多益善。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内，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正如叔本华所言，“不读坏书”，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出版好书，让大家有好书读。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愿景，便有了这样一套“国内外大家经典作品丛书”，希望这些“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能令大家“开卷有益”。

编 者

目 录

- 晨归 / 1
迷人的花园 / 7
亚当，午后 / 14
父与子 / 33
不可信的村庄 / 40
糕点店的盗窃案 / 56
河流最蓝的地方 / 69
一张过渡床 / 74
呼喊特丽莎的人 / 85
圣诞老公公的孩子 / 88
城市里的蘑菇 / 101
迷失在雪中的城市 / 107
马可瓦多逛超级市场 / 114

- 和奶牛们的旅行 / 122
烟，风和肥皂沫 / 130
猫的花园 / 139
弄错了的车站 / 154
归他所有的城市 / 164
雨水和叶子 / 169
牲畜林 / 178
黑羊 / 189
遥远的月球 / 193
敌人的眼睛 / 210
主人的眼睛 / 217
仰天长望的部落 / 227
诗人出海 / 231
贝维拉河谷的粮荒 / 240
近视眼的故事 / 251

晨归

早上6点的时候，斯苔芳妮娅才急匆匆地赶回家，这还是第一次。

车子并没有开到门口，在前面的街角处就停了下来。是她让福奈罗这么做的，要知道让门房看见可不是件好事。试想一下，丈夫出门在外，一大早让一个毛头小伙子送回家像什么话？这一点她是清楚的。

只是她没想到大门还没开，而她又没有钥匙。说起来她之所以在外面过夜，就是因为没带钥匙。下午出去的时候，她原本打算着要回来吃晚饭，便没去拿钥匙，可被那些许久

未见的朋友拖住，硬是不让她走。就这样，她在这家吃饭，又到那家跳舞，一帮人一直折腾到半夜两点，这时候再想起没带钥匙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重点是她心里也确实有点儿爱上了其中的一个小伙子，他就是福奈罗。不过她自己心里倒是很清楚，仅仅是有点儿爱他，不太多，也不太少。

她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紧锁的门外，街上寂静无人。早晨的阳光比以往的任何一天都显得明亮，就像有人用放大镜把这条街弄得格外清晰明朗。

在外面过了一夜，她并不感到内疚，或者良心上有什么过不去的。因为在最后的关头她的思维还是清醒的，她记住了夫妻间的责任，抗拒了诱惑，保住了自己的贞洁。可是就算如此，她真的还算是纯洁的吗？

斯苔芳妮娅内心有些犹疑不决了。她徘徊了几步，双手拢在大衣袖子里。结婚两年了，她从没想过要背叛自己的丈夫。可是，她总觉得生活里像是还缺少点什么。她说不清缺少的到底是什么，这让她时时感到十分苦恼，因为在丈夫面前，在这个世界面前，她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或者，是个影子，她还需要依循他们的期望去塑造自己，然后仰着头等他们拍拍后脑勺。她总是觉得自己不能站在平等的位置去看他们，这令她十分难受。她想要摆脱这种感觉。那么办法呢？难道必须要再来一次感情历险，找一个情人，比如福奈罗？

在街的另一头有家咖啡馆，卷帘门已拉了上去，斯苔芳妮娅突然想马上喝杯咖啡——滚烫的咖啡。

于是，她走进那家咖啡馆。咖啡馆里边的凳子还叠放在桌上，地下有一些锯木的碎屑，只有老板一个人坐在柜台里。虽然说光顾的时间有点早，但她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心虚的。谁会往那方面去猜想她呢？对于一个早起的人，有太多种可能了：她可能喜欢早起；可能要去赶火车；也可能刚下火车。没人会知道她昨夜是在外面度过的。这样想着，她就快乐起来。

“来一大杯浓咖啡，要滚烫的。”她用一种老熟人的口气说，就像是她经常光顾这里。老板回道：“请您稍等片刻，咖啡炉正在加热。”说完他又幽默了一下：“如果这炉子和男人一样就好了，一见到你这样的小姐，浑身早就热了。”

听完这句话她笑了，躲在竖起的衣领里笑出了声。

其实，咖啡馆里还有一个顾客，坐在那边的角落里，站着看向橱窗外面。可能是听到了笑声，他转过身来，直到这时斯苔芳妮娅才注意到他。她又慌乱起来，好像有别人在场的这一事实又突然把她带回到刚才在街上的体验中去，她又觉得自己被推到了放大镜前面。不，不要紧张，没人知道你在外面过了一夜。你的脸上最多有些倦容而已。她这么想着，打开了手提袋，把化妆盒拿出来，悄悄往脸上扑了些粉。

角落里的那个人穿着一件黑色外套，围着白丝绸围巾，里面的蓝毛衣领露了出来。他向吧台这边走过来，嘴里说着：“在这个时候，清醒只属于两种人——还没上床的，和已经起床的。”

斯苔芳妮娅微微笑了一下，又深深打量了他一眼，这是一张介于聪明与愚笨之间的脸，这种男人通常对自己、对世界都无所谓。

“那么我们两个人呢？是还没上床，还是已经起床了？”

“那又怎么样呢？”她用一种看穿了一切所以不想逗乐的口吻回答他。她早就看出来了，这家伙原本就是个夜猫子。像他们这类人总是故意借此显得与众不同，生怕别人看不出来，小瞧了自己。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让她很不舒服。她想作弄他一下，于是故意问他：“那么，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我吗？当然是还没有睡觉的那种。向来如此。”他好像是怕她不相信什么似的，又急忙说明：“怎么，你没看出来？”说完这句话他干笑了一下，像演戏一样，用一种心不在焉的语气继续说道：“是啊，你看，阳光在驱赶着我，我就要像蝙蝠一样藏进深洞里去了。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女人，她们……”

斯苔芳妮娅没有想继续理会他的意思，于是站起身，走出了咖啡馆。她想去看看此刻大门是否开了，但是很遗憾，

还是没有，它仍然锁得紧紧的。那人也跟了出来，见斯苔芳妮娅又折回身来进了咖啡馆，他也想着再跟进去，但愣在那里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泄了气，他干咳几下，离开了。

“有烟吗？”她问老板。也许她回去以后想抽两支，烟酒店还没开门呢。

老板拿出一盒，她接过来，付了钱。就在她要跨出门槛的时候，一条狗窜进来，差点撞到她。牵着狗的是一个猎人，背着枪，挎着子弹带和背篓。

“这条狗真棒！”斯苔芳妮娅摸了摸狗，“是塞特种吗？”

“布莱顿种。”

猎人很年轻，说话的口气有些粗鲁，看得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在青年女性面前不自然的缘故。

“你要去很远的地方打猎吗？”她问。

“不远，开车去一会儿就到了，十点还可以赶回来上班。”

斯苔芳妮娅很想把谈话继续下去，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就问：“那地方，漂亮吗？”

“那是一个小山谷，挺纯净，长满了低矮的灌木丛，早晨一点雾也不起，可以看得很远。”

“要是我也能十点钟上班的话，那我肯定要睡到九点三

刻。”老板感叹地说。

“我也喜欢多睡一会儿，但是，当人们还在沉睡的时候，在那儿，吸引我的是一种强烈的……”“我能理解。”斯苔芳妮娅接过话来。

“是吗？”猎人这会儿才注意地看了看她，突然发现刚才自己这么热切地谈论狩猎，只是由于有她在旁边听着。这么一想，他有点明白了，也许自己一直要寻找的快乐是些别的、狩猎并不能给他带来的东西。他像是努力地要说点什么，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真的，天气这么好，空气又干燥，又新鲜，猎狗肯定会很卖力。”他喝完咖啡，付过钱。猎狗早就下了台阶，只想拉着主人快点离开。而他仍然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下，笨拙地说：“姑娘，你，你想不想一起去？”

她笑了，温和地说：“下次吧，下次我们再遇上，就约定一下，好不好？”

“嗯……”他又站了一会儿，想看看能不能再找到接近她的机会，“好吧，再见吧。”

迷人的花园

沿着铁路线，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并肩散着步。在他们的脚下，是波光粼粼、碧蓝深沉的大海；他们的头上是白云朵朵、明净澄澈的天空。炽热的铁轨在阳光下闪着微光。其实，在铁道旁散步有很多的乐趣，有很多游戏可以玩——他和她手拉手在两根并排的铁轨上小心地走着，尽力不让自己掉下来；或者一起从一根枕木上跳到另一根枕木上，当然，脚不能落在枕木之间的石块上才行。本来，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是出来捉螃蟹的，不过他们现在决定沿铁路线一直往下走，走到隧道那边去考察一下。吉尔凡尼罗很喜欢和赛瑞娜一起玩，因为他觉得她和别的女孩不一样，她不会被玩笑吓坏或

者弄哭。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每当吉尔凡尼罗说“去那里”或者“这么做”的时候，赛瑞娜总是无意见地完全服从。

乒！突来的声响让他们两人同时抬起头来张望。原来是一根电话线从电线杆上掉下来，断开了，那声音听起来仿若一只铁鹳突然关上它的长嘴巴。他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一幕没看见多可惜呀！现在，它可不会再发生了。

“有火车来了。”吉尔凡尼罗说。

赛瑞娜并没有从铁轨上下来的意思。“哪儿？”她这么问。

吉尔凡尼罗显得很有把握，他经验十足地向四周看了看，然后指着黑洞洞的隧道，那里面原本是清清楚楚的，只一会儿工夫就被从石头上升腾起的无形的热气弄得一片模糊。

“那边，”吉尔凡尼罗说。他们仿佛已经听到了从黑暗的隧道里传来的喷气声，仿佛看见喷着火和烟的火车突然在他们面前出现，车轮向着铁轨覆盖而来，冲向他们。

“我们怎么办，吉尔凡尼罗？”

从他们站的位置一直到海边，都长着巨大的灰芦荟，周围是密不透风的荨麻丛，一道树篱沿着山坡向上蔓延，上面长满了繁茂的树叶，却没有花朵。现在还看不到火车的迹象，或许它还在行驶，但已经拉上了刹车，会在来到他们面前时，突然停下来。好在吉尔凡尼罗已经在树篱下发现了一个口子。

“这边。”他朝着赛瑞娜叫道。

树篱下是一根弯曲的旧铁轨做的栅栏，有一段已经有些扭曲了，就像白纸卷起了一个边角。吉尔凡尼罗钻进了这个洞里，一半身子就已经看不见了。

“帮我一把，吉尔凡尼罗。”

进去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是到了一个花园的角落里，在他们的脚下就是一个花坛，由于刚才钻洞，两个人的头发上已经沾满了干树叶和苔藓。

眼下，周围一片静寂，甚至连一片树叶都没有晃动的痕迹。

“来吧。”吉尔凡尼罗说，赛瑞娜点了点头作为回答。

花园里有巨大的肉色老桉树和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子路。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踮着脚尖走在石子路上，为的是不破坏路上的石子。他们担心，万一主人突然出现呢？

这里的每件东西都是那么精美：狭窄的拐角，高高的弯曲的桉树叶以及成条块状的天空；可是一想到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花园，不定什么时候突然就会被赶走，两人总是难免有些提心吊胆之感。好在，目前没有任何动静。在一个拐角的地方，麻雀叽叽喳喳着从一丛杨梅上飞上了天空。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可能它是一个被废弃的花园也说不定呢？

终于，大树的树荫到头了，他们发现自己身在一片开阔的天空下，眼前的花坛里长满了排列整齐的牵牛花类的植物，再往前面就是道路、栏杆和一排排的黄杨树了。一幢别墅坐落在花园的尽头，折射着光芒的窗玻璃后面是橘黄色的窗帘。

这里真是安静极了。两个孩子就那么小心地踩着石子，一点一点地前进，他们担心窗户会突然打开，生气的小姐和先生会出现在阳台上，然后放出大狗向他们冲过来。突然，他们看见一辆手推车停靠在水渠旁边。吉尔凡尼罗便走上前去抓起它的把手，将它推起来，车子每动一下，车轮碾过石子路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响，就好像在吹口哨一般。赛瑞娜就坐在车里，吉尔凡尼罗沿着花坛和喷泉，推着她和车，缓慢地前进。

其间，每当赛瑞娜时不时指着一朵花，压低了声音对吉尔凡尼罗说“那朵”时，吉尔凡尼罗就会放下手推车，采下那朵花来，交给她。不一会儿功夫她就有了一大束美丽的花。

不知不觉间两人走完了石子路，他们来到了一块铺着砖头和灰泥板的空地。空地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长方形——一个游泳池。他们爬到池边，池中注满了清水，蓝色的瓷砖砌成了一排排蓝色的线。

在这里面泡个澡该是多美的一件事啊！

“我们下去吗？”吉尔凡尼罗问赛瑞娜。通常情况下，如果他不直接说“下去”，而是征询她的意见的话，那就表明这是